

1941

年

第

卷

第

4750

期

(零售港幣五分)

第四十七期

國際通訊

三十年五月七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處售經總
局書公大港香

章書藏

德蘇關係

連士升

自蘇日協定簽訂後，國際政治舞台上突然掀起莫大的風波。中外輿論界多認為日本將加緊結束對華事變和積極準備南進。同時又有一部分人認為蘇日之締結協定，為的是蘇聯想先打好基礎，預防德國的進攻。從過去半月間日本在閩浙沿海的侵略行動，及台灣海南的軍事佈置看來，前一種推測是較近事實。但是，德蘇的關係到底是怎樣？德國是否和蘇聯繼續合作，直至歐戰結束而後止呢？還是到了相當時候，便分道揚鑣，彼此以兵戎相見的呢？德國馳騁歐洲大陸，蘇聯橫跨歐亞二洲，二國的政治體制固然名異實同，而經濟組織也大致相似。這兩個國家聯合的力量，實在不容我們忽視，不管我們是贊成還是反對。

一 矛盾與統一

一七六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的前夜，德蘇關係複雜萬端，有時是矛盾，有時是統一，有時是矛盾與統一同時存在。

在第一次大戰的頭三年間，俄國是站在聯軍這一邊。自十月革命後，蘇聯當局便否認它和聯軍的一切關係，並且企圖推翻西方列強的社會制度。布累斯特·利托夫斯基（Brest Litovski）條約的草草簽訂，證明當時蘇聯無力繼續鬥爭，這種懦弱無能的主要原因，實由於蘇聯的軍隊裏已經散佈着反叛的宣傳。

蘇聯政府對於世界革命估計過高，弄得到處碰壁。列甯的『新經濟政策』，及斯達林的『在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無非逐漸放棄世界革命的計劃，以便和資本主義國家妥協。從奇楚林（Chicherin）的革命外交，到李維諾夫（Litvinov）的妥協外交，證明蘇聯必須打出歐洲列強包圍的局面，重新成立商約，然後才可立足於世界。

首先承認蘇聯的，實爲一九二四年二月的英國工黨內閣。但是布爾施維克政府的否認沙皇時代的舊債，使蘇聯很難和歐洲列強恢復正常的邦交。外國的商人，除現錢交易的辦法外，都不大願意和蘇聯有什麼貿易關係。在這期間，德國和蘇聯又訂「拉巴羅條約」（Treaty of Rahrlo），根據這條約，蘇聯得享受特殊待遇。德蘇之所以訂約，據說很有理由。蘇聯希望把德國做個緩衝地，避免人家的直接攻擊；德國希望恢復從前俄國的市場，作經濟建設的張本。這個條約繼續生效十年，直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後，德蘇關係才開始惡化。

從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的幾年間，德國的反對蘇聯，並不是由於什麼主義上的差歧。具體一點說，因為蘇聯加入國聯，打破多年來的孤立狀態，這對於德國獨霸中歐，侵略東南歐的計劃大有妨礙。假如德國能够一面大量擴軍，一面使蘇聯孤立，那麼它在中歐和東南歐發展的計劃當然毫無問題——義大利一定跟德國跑，英法等多只能很畏縮地退到它們所能保守的地方。但是，假如蘇聯能重新在歐洲政治舞台上插足（事實上，不但插足，而且大肆活動），那麼歐洲的許多小國一定奉英法蘇為盟主，這對於德國的囊括弱少民族，席捲歐洲大陸的計劃正相違背。德國一動，兩面夾攻，這實在得不償失。因此，幾年前德蘇關係的惡化，主要的是基於戰略。（參閱 R. W. Seton-Watson: *Britain and the Dictators*, pp. 111-123）

除戰略外，還有經濟的原因。德國之高舉反共的旗幟，等於親向西方列強表明心跡，說它只想「往東南進攻」，沒有其他企圖。這不但可以維持自身的安全，而且可藉英法的經濟力量，幫忙自己的建設，同時在建設的掩護下，加緊擴充軍備。

二 被動與主動

一九三八年的明興會議，給蘇聯的前途投下一重陰影。英法的主和份子可以吐一口氣，以為德蘇關係從此惡化，德國的槍口不再朝西。德義的負責當局也趾高氣揚，覺得它們所侵佔的地方沒有人再來反對。事實上，明興會議對英法的打擊比較蘇聯嚴重得多，因為這表明和平陣線完全無用，那些擁護「集體安全」的小國都是人人自危，它們覺得條約的保障，只是廢

第四十七期目錄

德蘇關係

德國對蘇聯的經濟控制

日本海軍與美國

戰時德國內幕（上）

紙一張，到了緊急關頭還是毫無用處。另一方面，明興會議給蘇聯當局以一個大刺激，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將開始包圍蘇聯，這一點它是喫不消。列甯說得好：『只要資本主義國家有一點點的團結力，蘇聯亡可立待。』因此，自明興會議後，蘇聯的外交更加積極。它堅持兩個目的：第一，自己不參戰，挑撥其他國家陷於混戰狀態；第二，避免列強攻擊蘇聯，同時想法煽動世界革命。更澈底一點說，蘇聯的外交家是最懂得期待機會，利用機會。機會一來，那麼暫時被動的局面可以打開，以便爭取主動的形勢。

一九三九年春，李維諾夫下台，代之而起的人物為莫洛托夫。這個轉變，表明妥協外交的沒落，強權外交的抬頭。當時有識人士早就承認德蘇關係有調整的可能。可惜英法國內的保守黨的份子，對於蘇聯的認識不夠，根本上，他們是不敢正視現實，只想逃避事實。他們不敢積極拉攏蘇聯，以便牽制德國；反之，它們專給德國造機會，讓它在反共的旗幟下繁榮滋長。德國勢力之過分膨脹，民主國家再也無法控制了。

專心一志，是德國人的長技，在學術上是那樣，在戰略上也是那樣。當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間，德國的軍事動員已經成功，有名的報章雜誌如曼徹斯特導報等會有詳細的報告。事實上，那時真是『萬般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是什麼的呢？就是蘇聯的態度。因為德國的軍事準備雖然很成熟，但它絕不想在東西兩個戰場上同時作戰。蘇聯如能合作，那麼德國便無東顧之憂，戰爭當可如意進行。同時蘇聯的目的既然在加強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所以資本主義國家如能開戰，而蘇聯自己又得置身局外，它何樂不為。

八月二十三日，德蘇協定成立。蘇聯願意給德國以一百萬噸芻草，德國給蘇聯以價值二萬萬馬克的信用借款，以便購買德國工業品。尤其重要的是，這個協定，是鼓勵蘇聯增加出口品，改進交通制度。

基於這種便利，德國的後門洞開，前門的封鎖無效，而空前慘酷的第二次大戰便在德蘇協定簽訂後的一星期爆發了。

三 既不好也不壞

自歐戰以來，德國所侵佔的地方固多，蘇聯所得的利益也不少。德國的掠奪品是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來的，蘇聯所得的利益，除芬蘭外，單純是靠權謀術數來沾德國的光。這種關係到底能維持多久，現在很引人注意。

在德國的東部，它是否有大批軍隊在防守着呢？這一點誰也不知道。因為目前德國大戰方酣，在戰時的嚴密法令下，軍隊的行動絕對秘密；同時蘇聯因為有波羅的海的三小國，芬蘭，波蘭東部做它的緩衝地，直接的衝突還沒有可能。

今年一月十日，德蘇協定續訂。續訂的原因是，去年德國應交而未交的貨物約值五千萬馬克。德國的物資的困難，一面由於戰爭關係，一面由於勞工的缺乏。最近德國在波蘭方面建築工廠，專做蘇聯定做的工業品，因為根據新協定，德蘇的經濟往來，每季必須結算一次。

據三月九日的紐約時報的記載，蘇聯駐德的人物，除使館和各領事館外，還有大批經濟代表，常川居留德義各國。他們的工作，是調查研究德國給蘇聯定做的東西，是否符合原來的條件。據可靠的估計，駐德的蘇聯機關，約有五百至七百個。雖然如此，蘇聯使節在德國的活動範圍並不大。他們除與德國的黨政當局接觸外，和其他各國的代表絕少往來。

據我的觀察，德蘇的關係暫時不會有什麼變動。軍事上，德國暫時仍準備以全力攻英，在這期間，

它絕不敢在東綫再開一戰場，和蘇聯的生力軍交綏。目前蘇聯的和平中立政策，對德國有多大幫助，我們可以不說。但是蘇聯如取敵對的態度，德國可麻煩了。因為蘇聯如進攻羅馬尼亞，它便可截斷德國到黑海的一條路。蘇聯如控制君士坦丁，它便可借土耳其的兵力來阻礙德國進攻近的計劃。因此，在最近將來，蘇聯的友誼，德國是十分珍重，不敢使它惡化，至少當歐戰沒有結束以前，德國還盡力和蘇聯維持友好關係。

在經濟上，德國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蘇聯到現在還是個局部工業化的國家，所以德蘇合作，正是來日方長，惡化云云，恐怕是民主國單方的期望，事實不是那樣。

無論如何，戰爭越延長，蘇聯的機會越多。目前德國雖多得一兩點東西，但蘇聯保重實力，靜觀世變，實是左宜右有的機會。單從本身的利益着想，蘇聯暫時犯不着和德國做對頭。

所以我說，目前的德蘇關係，一本前年所締結的協定的精神。彼此互相利用，既不會特別加好，也不見得忽然變壞。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寫完

德國對蘇聯的經濟控制

Oleg Hoefding

德蘇關係，因巴爾幹事態的發展，已呈現外弛內緊的形勢，但蘇聯始終讓步，這種姿態，我們可以從本文得到一個經濟方面的解釋。原文載倫敦出版的『自由歐羅巴』雜誌，為大陸各國流亡者合辦的機關刊，此係從美國『現時代』月刊二月號轉譯。

蘇聯對德國之直下多腦河及軸心國家控制兩海峽之威脅，態度殊消極，此事又引起了關於莫斯科政

策之新「神秘」的紛紛議論。在討論此問題時，人們常將有意的曲解來代替合理的分析，這自然值得遺憾。除此之外，縱然有客觀的解釋，也往往以純政治及戰略的因素爲出發點，而很少注意到與之有關的經濟問題。但事實上，德國之征服北歐與西歐，不僅從本質上改變了德國的經濟地位，同時還大大的影響了德蘇二國之經濟力的平衡。

當蘇聯與德國締結不侵犯公約隨後又締結經濟協定之時，蘇聯可以自信是在經濟上較強的一方，縱然實際上並不如此，至少在潛能上可以這樣說。莫斯科政治家們在跟希特勒和解時，他們無疑以爲如果德國發動大規模戰爭，它的戰時統制經濟計劃一定未及完成，所以一定會日益感到更大的經濟困難，德國既沒有旁的供給來源可以依恃，便祇好依恃蘇聯所能够給予的，或至少在口頭上答應給予的經濟援助了。克列姆林宮的政治家們大概是這樣想的。戰爭剛開始時的情勢似頗能保證這種認識的正確性：蘇聯祇要藉對德的供給爲要挾，就可以影響德國的政策，或至少可以使國社黨人不敢侵犯蘇聯的重要權利。這是必須強調的一點，即在一年以前，蘇聯在對德關係中所以能處優越地位，並不是因爲它真有供給戰爭原料的實力，而是因爲它在經濟上有大的潛能。在戰爭開始後的第一個冬季中，國社黨人雖在本國大事宣傳，說蘇聯將有大批原料供給德國，用以激動它自己的士氣，但較負責的國社黨代有人及出版物却時常說起這協定是長期性的，且必須經過大規模的準備工作，纔能希望蘇聯有大量物資輸入。我們如想到德國在戰爭初起時經濟地位之危險，就可以明白蘇聯的供給雖然要到較遠的日期纔有希望，而國社黨的首領們却仍然對之極爲重視。

可是，一九四〇年春夏兩季的事件，却不僅在國社黨人眼中大大的減低了蘇聯的價值，抑且大大的削弱了蘇聯在「國防經濟」方面的實際地位。這由於三種原因：

一 德國在北部與西部的軍事勝利及其在東南部的『和平占領』，已使德國可以直接獲得許多種蘇聯在久遠的將來所可能供給的資源。

二 蘇聯之重要性是在於原料的潛在資源，但這重要性亦被西歐之役的教訓所大大的減低。這次戰役已表明，由於製造工業的高度發展（飛機，坦克車，摩托車，自動武器，工程，交通，軍需等等），現代機械化戰爭已與一九一七至一八年的『物資戰爭』性質不同，原料的消費已可以節省不少。

三 德國對大陸的控制，已使一年以前德蘇的勢力均衡完全顛倒過來。一年以前，德國有許多種主要原料非從蘇聯取得不可。現在，德國對許多種經過製造的資本貨品已獲得實際上的獨占權，而蘇聯則仍須依仗輸入，因為它在量與質兩方面均不能自足。要從別的地方獲得此種輸入，則又因德國的勝利，新發生的政治性的運輸障礙，及各國內消費量的增加等等，而變得不可能。

關於第一個因素所造成的影響，祇要稍稍舉一些例子即足以說明。在戰爭初爆發時，德國的嚴重問題厥為鐵礦苗，現在它已能支配羅蘭，法國西北部，盧森堡，瑞典等地的礦產，以及挪威的運輸路線（其重要性已大見縮小），這問題便算解決；它已使國社黨人根本無需依仗蘇聯克里伏伊·羅荷（Клифов Ког）及馬荷尼安哥爾斯克（Магнитогорск）等地的供給。這些資源，在蘇聯尙未能使產量大增加之前，雖未能切實的作大規模供給，但在一年以前，它們確是蘇聯手中一張極有用的『將牌』。石油的情形亦復如是。德國因取得了羅馬尼亞石油，運輸既極便利，而羅國國內消費又極有限，所以就減少了對蘇聯石油的關心，而蘇聯的石油工業又因國內消費日增，需努力生產方能自足，可供輸出的賸餘已縮小到僅及羅國產量的一部分。農產品的情形亦大致相仿。德國今日的處境如果仍與一九三九年九月間一樣，那麼它就很難在長期戰爭中維持供給。所以，在那個時候，蘇聯口頭的答應自極為國社黨人

所重視。但現在則不然了。現在，德國已能控制丹麥及荷蘭的肉類和脂肪工廠，且由「歐洲新秩序」下的東南歐來供給着餵料。德國所控制的各國的農業，現在均可照着帝國的需要來支配，而德國又能使人民將消費量減低到僅免於饑饉的程度，所以德國以後就可以無須依仗蘇聯的穀物，餵料，及肉類等項供給。且蘇聯國內的真正贖餘其實不多，加以運輸困難，所以本來就沒有多大用處。

德國對於若干種縱然不是從蘇聯獲得，但必須經過蘇聯運來的原料，亦因戰事的勝利而改善了它的地位，這些原料爲若干非金屬礦物，橡皮，織物纖維等等，而蘇聯的太平洋貿易正是聯軍封鎖的一個漏洞。現在，德國已取得了法、比、荷等國此類原料的軍用及商用貯藏，並消滅了聯軍在巴爾幹與北歐方面對此類原料的收買競爭，它就至少可以在相當期間內無須那麼費力的從太平洋經過亞洲大陸輸入這些物品。

不錯，蘇聯在某幾種原料上至今仍握有獨占權，例如錳礦和磷酸礦物，但整個的說，它的要挾地位已大大減低，已不能對德國施行經濟的或政治的壓力了。可是，如果沒有前面所說的第二個因素，蘇聯在國社黨人看來，應還不失爲原料供給的「第二道防線」。那第二個因素就是：現代戰爭所需要的軍事原料數量（至少到今日爲止是如此），遠沒有一般所想像的那麼大。石油卽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人們時常引用德國專家弗里鄧斯堡（F. Friedensburg）的估計（見一九三七年分二九及三〇期“Deutscher Volkswirt.”雜誌），認爲一個大國在戰爭中每年的石油需要量爲一千二百萬至二千萬噸，這個估計是以跟一九三九年九月及一九四〇年四月至六月間的戰爭完全不同的作戰技術爲根據的。這個估計，和其它原料之相似的估計，都以爲此次戰爭的方式將跟一九一八年西線戰事同樣的大規模，所需物資極鉅，且最後將亦由物資來決定戰局的勝負。

可是，德國已明白了一九一八年失敗的原因，知道它那貧弱的經濟資源決不能使它在一場同樣「耗費」的戰爭中獲勝，所以它已辦到使作戰技術「合理化」，拿它所能得到的資源造成有高度效能的武器。德國有的是高度發展的製造工業，技術，及熟練工人，所以能辦得到。

現在大家都已感到，在新的作戰條件之下，一個國家之工業發展所擔任的任務是一天天重要起來；這可以使我們聯帶瞭解前面所說的第三個因素：即蘇聯在某幾種專門工業品方面須依賴德國。

蘇聯在軍用原料方面（除少數例外）差不多可以自足，但是蘇聯的軍備工業（就最廣義說）固極龐大，而若干種中間性的資本貨品却未能完全自足。舉幾項最重要的來說，它還須要輸入各種專門機械，某一些機械工具，某一些重要的化學品，及某一些高度鋼和合金。

即在承平時時代，這種種輸入亦祇有從極少數有高度發展的分工工業的國家才能獲得，其最重者為德、英、美三國，次之為法國，而瑞典等小生產國亦能供給一部分。可是在戰前，能供給此種輸入的國家尚有數國，且互相競爭，所以蘇聯頗能藉此運用它的商業政策。

這樣，在一九三〇至三二年間，蘇聯所輸入的機械及其它技術用品，大部分均由德國供給。但在後來數年間，其中一大部分已移轉於英美及其它國家，這一部分是由於德蘇間的政治磨擦，但更主要是因為希特勒積極整軍，德國輸出能力不免大大減縮。

在戰爭剛開始時，蘇聯在若干種主要輸入品方面仍有選擇的餘地，雖然各交戰國的需要增加，未免影響它們的輸出能力。整個的看，蘇聯獲得主要輸入品的情勢並不很壞。德國必須在它自己的戰爭需要的可能限度內，儘量滿足蘇聯的要求，以便換取它所需要的原料與糧食。聯軍方面雖有同樣的限度及運輸的困難，但為要把蘇聯「爭取」過來，亦願意提出優待的貿易條件，以供蘇聯選擇。最後，當時美國

尙未積極擴軍，同時亦未有強烈的排蘇感情，致造成日後的「道德禁運」，所以美國的龐大工業，亦能補足蘇聯工業機構上的大部分缺陷。

現在情形却不同了。歐洲大陸已在德國控制之下，前面說過，德國的經濟獲得已大大減輕它對蘇聯的依存性，因此就無須犧牲了它自己的需要來滿足蘇聯。

至於英帝國方面，縱然沒有目前的種種政治困難，但因為戰局的緊張，至少在某一期間內決無可能分散它的生產能力，來供給蘇聯。（可是我們必須注意，這話僅適用於機械及其它工業品，有幾種重要原料，英帝國却仍能向蘇聯輸出，例如銅，錫，鎳，樹膠等。）

最後，美國亦開始了它在承平時所從未有過的擴軍運動，這當然要相當長期的緊壓着它的工業生產力。美國的機器工具生產（這正是蘇聯所最關心的工業部門）現已顯得是美國擴軍運動的重大障礙。美國的作戰準備愈形加緊，則這個傾向亦要愈形增強，且會發展到其它工業部門方面去。

反之，德國現在却能控制了大為增加的工業生產容量。這已使戰爭對德國工業的壓力大大減輕，很可以把本國工業的一部分，或新獲得的法國，荷比，丹麥等地的工業移轉到非為國社黨的戰事機構所直接需要的用途上去。這自然會使德蘇間的經濟關係變得更於德國有利。蘇聯因失去選擇的餘地，在各種不可少的輸入品方面祇好完全依仗德國，而它自己的輸出品，却已不是一年以前那樣的為德國所急需了。

我們當然不能過分強調蘇聯在經濟上依賴德國的程度，但這一種情勢之存在却是無可否認的。對這種德蘇經濟關係新階段的認識，當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它們目前的政治情勢；從這方面去看，我們就覺得蘇聯對於德國侵犯它的生命線所抱的態度，便不是難以解釋的了。（行）

日本海軍與美國

H. H. Douglas

美日兩國海軍的實力問題，已成爲我們所最應注意之點，而此種資料又必須多方面搜集，互相比較，始能窺見真相。本刊過去曾介紹了不少日本人的論著，再看看美國人方面的調查和分析，實亦屬必要。原文載『亞細亞』雜誌三月份號外。

假如美國，英國，荷屬東印度決定在海軍方面切實合作，抵抗日本南進，那末，她們在太平洋上的聯合海軍力量較日本的海軍強大至百分之十五以至二十。荷屬東印有船艦四十艘，約達六萬三千噸，英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船艦約有五十艘，總計十三萬六千噸，而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則超過一百萬噸。以上所舉的英國和荷屬東印的數字是一九三九年的統計。自一九三九年以後，荷蘭本國的艦隊也許會增派至荷印，而荷屬東印度也會建築船艦。荷蘭的艦隊現時當然不會更小，而英國在太平洋的實力亦並無退減。這些海軍實力很有效地分配在馬尼拉，香港，新加坡，泗水(Sourabaya)，安汶(Ambon)，荷屬東印)等根據地，此外，英美荷採取強有力的手段停止軍用原料輸入日本，很迅速地即可以阻止日本企圖統治整個亞細亞的東南部(包括馬來亞聯邦和荷屬東印)的野心。

然而這種一致的行動定要在短期間內現實，那纔可能遏止日本。日本在菲律賓已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侵略。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前德國在太平洋的屬島，已爲日本代領。這些島嶼本來規定不能設防的，日本在那處已建築了無數的海空軍和潛水艇的根據地了。日本不止在一九三七年後完全控制了中國沿海各地，而且又把握住因爲歐戰產生的「黃金機會」盡其可能迅速地向南推進，但一方面又謹慎着，使

引起英美驚慌的可能性儘其可能地減少。日本不僅佔據了海南島，而且控制了富有軍略性的越南（河內海防就在那處）。現在她又夢想無限制地利用金蘭灣（Camaran Bay）和西貢。日本利用西貢使它的軍隊和新加坡的距離只不過六百多英里，假如日本利用它所控制的菲律賓南部的峴答那峨島（Mindanao）的達瓦奧灣（Davao），使它和馬來亞及荷屬東印度任何的一部份極端接近。這樣，假使不是立刻制止日本，它就會使新加坡中立或予以征服，且沒有人可以和它爭奪整個太平洋西南部的統治權，這僅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當英國和荷蘭在一八五七年送給日本少數小軍艦後，日本的小型海軍日漸擴大，至一九四〇年，它已經有一百多艘強有力的軍艦以及很多飛機在日本天皇檢閱之前經過，日本的海軍竟與世界最大的海軍國家——英美——等量齊觀了。當甲午（一八九五）中日戰爭之時，日本的艦隊只有五萬噸，至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日艦隊已有二十五萬六千噸，在此十年中竟增加至百分之四百。但第一次歐戰結束前，日本尚未被公認為第一等的海軍強國。從那時起，日本雖然企圖予人以相反的印象，但它對於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首次承認它為海軍強國，却非常感覺愉快。然而它對於華盛頓海軍條約並不覺得滿意，日本派往出席的代表回國後，大受到國人的嚴厲批評。

因爲日本完全不尊重海軍條約的精神，又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〇年繼續無限制的建築輔助船艦（即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纔有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〇年的召開海軍會議。進而因爲日本急劇的擴大海軍實力，使它在一九三四年年終，最後的破壞海軍條約了。於是致使國際協定所產生的海軍限制的整個原則在二年之後壽終正寢。那是日本的行爲纔引起了過去數年間的各國競造軍艦，那是日本侵略東三省的行爲，纔展開一連串的悲劇，而直接造成今日可怖的局面。

日本現役艦隊中最老的艦隻是一九一二年完成的二艘各重四千四百噸的巡洋艦，但在一九二〇年前，除了那八艘主力艦之外，日本只有巡洋艦四艘及驅逐艦五艘還保留在現在的艦隊中。在那一年，日本造成主力艦一艘，水面飛機母艦一艘，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十二艘，潛水艇一艘。從此之後，日本就沒有停止過造艦。

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九年這十年之間，日本平均每年造艦約十一艘，平均每年幾達三〇、七〇〇噸。自從一九三七年始，每年完成的平均噸數約爲六〇、〇〇〇噸，但是把過去四年間日本每年造艦數量，和現在在建築中的六艘主力艦的噸數（共二四一、〇〇〇噸）加起來算，我們就可發現自一九三七年以還，日本每年所產生的艦隻噸數在一二〇、〇〇〇噸之間（或是四倍於一九三〇——一九三九年平均之數）。

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並沒有建造新主力艦，但自一九三七年起，它至低限度建築六艘由三萬八千至四萬五千噸的主力艦。這六艘主力艦最先五艘可知的名稱爲：Kadokuru號，「日清」丸（Nisshin），Zuikaku號，「紀」丸（Kii），和「籬張」丸（Owari），而第六艘則稱爲「第一號」。第一艘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下水的，而第二第三兩艘則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水。其他三艘在一九三七年開始安設龍骨，現在恐怕已經下水了。還有四艘軍艦在一九四一年可完成——二艘在六月，二艘在十一月。Kadokuru號是否爲主力艦尙未確實決定，它也許是一艘航空母艦，或是一艘一六、〇〇〇噸的巡洋艦。

日本也許還有二三艘大主力艦正在建築中，但關於它們的情形未能確知。

日本有四艘航空母艦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完成，而在這以前的十五年間，日本所造的航空母艦亦僅有

四艘而已。

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後也有水面飛機母艦三艦歸隊服役。但在這以前的十七年間，所建造的亦祇有三艘。

巡洋艦的產生率約為每年二艘。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日本建造的驅逐艦平均每年五艘。在一九三七

—一九三九年間這個平均量已增加一倍。
一九三七及一九三八年日本所造的潛水艇，據確知者為六艘，同時尚有一九三七年造艦計畫之一部分的十六艘潛艇正在建築中。建築一艘潛水艇所花的時間既不超過二年，我們很可以假定日本現時已有新潛艇二十二艘歸隊服務了。

關於日本每一艘軍艦的特殊資料，係構成這篇討論日本艦隻噸數的文字之基礎，但是迄今所得的報告，只知日本在一九四〇年所建造的艦隻噸位數字的一半光景，而那約三萬噸和另外十二艘的軍艦，其他國家對此并沒得到情報。

日本現時建造的軍艦，在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可以完成的，除了主力艦之外，至低限度有航空母艦二艘，水面飛機母艦一或二艘，重巡洋艦四或五艘，輕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八艘，潛水艇八艘，總共約為二二三二、〇〇〇噸。茲將其詳細情形列表如下：

日本（可知的噸數）

數量

噸數

主力艦

一〇

三〇一、四〇〇

航空母艦

八

一〇八、五七〇

一八九

水面飛機母艦

一九〇

重巡洋艦

一八

六八、〇五〇

輕巡洋艦

二四

一五八、七五〇

驅逐艦

一二六

一二五、二五五

潛水艇

七八

一六七、〇四三

共二七〇艘

共一、〇三一、六五九噸

一九四〇年的建艦事實未能獲悉，只知所建者大約為十二艘，共約三萬噸，合共成爲

二八二艘

一、〇六一、六五九噸

日本繼續着現時造艦的速率，每年可造十五至二十艘新艦，共一二〇、〇〇〇噸，至一九四五年終，日本就有軍艦總共三百六十二艘，共一、六六一、六五九噸。

上面所述的數字可與美國的海軍作正確的比較如下：

美國（一九四一年一月二日的統計）

現役軍

數量

噸數

主力艦

一五

四六四、三〇〇

航空母艦

六

一三四、八〇〇

重巡洋艦

一八

一七一、二〇〇

輕巡洋艦

一九

一五七、七七五

驅逐艦
 改裝驅逐艦
 潛水艇

一五九
 四六
 一〇五
 共二六八艘

二〇七、六〇〇
 五二、六二〇
 一〇六、五六〇
 共一、二九四、八五五噸

在建造中或計畫中的軍艦

數量

噸數

主力艦
 航空母艦
 輕重巡洋艦
 驅逐艦
 潛水艇

一七
 一二
 五四
 二〇五
 八〇
 共三六八艘

一、一二七、三〇〇
 二六四、〇〇〇
 四八二、四〇〇
 二八六、四六〇
 七九、〇〇〇
 共二、二三九、一六〇噸

至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年末，美國將擁有軍艦七百三十六艘，總共三、五三四、〇一五噸。在這二個統計表可以看出，如果依據現時所定的計劃進行，至一九四六年，美國將有在艦數上比日本大二倍多的海軍（雖然在艦隻上不見得大二倍）；而且美國也可以每年造艦約四四〇、〇〇〇噸對抗日本每年的一二〇、〇〇〇噸，其數字較日本者大三倍半以上。

日本雖然在進行大規模的造艦計劃，然而日本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九期間的艦隻出產，比美國所產者相當的低。在此時期內，美國共造艦四七五、九五五噸，而日本祇造三〇七、三五七噸。這似乎表示

日本在極嚴重的阻礙中進行建艦，也可見美國在經濟手段方面有力量予日本造艦的計劃以重大的創傷。美日的五對三海軍比率，似乎也可以說明了日本的造艦能力。

日本自上次歐戰以還，即擴大造艦，在此同期間又極力擴張商輪。在一九〇四年，日本的遠洋航海船共六六八、〇〇〇噸，而美國則有一、三一、〇〇〇噸，比日本約多二倍。在一九二二年，日本有三、五〇〇、〇〇〇噸，美國有一三、五〇〇、〇〇〇噸，比日本約多四倍。自從一九二二年後，日本的商輪至一九三九年突然增至五、六〇〇、〇〇〇噸，而美國的商輪則縮減至八、九〇〇、〇〇〇噸，甚至較諸一九〇四年的比率更糟。

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九年中，日本所建的遠洋或深水商輪共二、〇〇〇、〇〇〇噸，而美國祇建造一、二五二、〇〇〇噸。

茲將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美日兩國的商輪建造比較，列表如下：

美國		日本	
年份	隻數	噸數	噸數
一九三六	八	六三、四〇〇	
一九三七	一二	一〇一、四〇〇	
一九三八	二六	一八六、九〇〇	
一九三九	二七	二四八、六〇〇	
			共七三艘
			共六〇〇、三〇〇噸

年份	隻數	噸數
一九三六	四〇	二二二〇、二〇〇
一九三七	四七	二四九、八〇〇
一九三八	八〇	四二二、七〇〇
一九三九	六七	四〇八、〇〇〇
	共二三四艘	共一、三〇〇、七〇〇噸

這樣，日本在此四年之內所造的商輪多過美國的三倍以上，其總噸數又多過一倍。但是這二國一九三六年與一九三九年的差別亦表示出美國現時進行的是什麼。在一九三七年開始，美國簽訂合同建築的商輪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噸，但本年一月公布的二百餘艘（共一、五〇〇、〇〇〇噸）除外，這二百萬噸中，有六十二艘（約四〇〇、〇〇〇噸）已完成且航行服務了。這些商輪之中，有大部分被海軍當局徵用作為補充輔助船舶。此等美國新式的商輪，在一九三八年開始建造二十艘，一九三九年三十六艘，一九四〇年六十八艘，很迅速地組成商船隊了。

現時美國所擁有的商輪噸數，依然比日本的超過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上，然日本已迅速地在世界商業中占了一個地位。軸心三個主要國家（德義日）因目的相同而結合起來。它們近年以來樹下了勢力。現在它們却出動進攻一切反對它們的國家。軸心國家所明白表示的目標是統治全世界。獨有聯合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纔能遏止它們的侵略野心。這樣的代價當然是很鉅大的，然除此之外也別無他法。我們美國人在很久以前不能盡其力量，阻遏某種局面的發展（尤其是太平洋方面），這是我們的永久恥辱和損失，所以現在纔花了我們數百萬萬的金錢保護我們來抵抗這種勢力。

我們美國人是怎樣助長這種局面的呢？大約有幾方面：

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這三年中，美國向日本購買價值五八〇、八一六、〇〇〇美元的黃金，又價值二三、一九八、〇〇〇美元的白銀。此外，美國又向日本購買很多貨物，這不獨使日本在此期間能夠在美國購買，而且又使它的財政獲得相當挹注。

美國在上述的三年期中，賣給日本價值五萬萬美元的軍用品，使它直接利用這些殺人利器來侵略中國和建築軍艦。

在建造艦隻和艦隊作戰中，有二種原料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鐵塊和油（主要的是燃料油和軋士林）。日本在美國輸入的鐵塊，於一九二二一年間不過是三萬三千噸。至一九二九年增至二十萬零八千噸。等到一九三一年就減少至四萬八千噸了，但在那一年以後，日本由美國輸入的鐵塊，好像流星般疾速地增加，至一九三九年竟達到二百萬零二萬七千噸。日本的造艦計劃和由美國輸入的鐵塊，無疑地立刻發生了密切的互相關係。我們可以確信，流入日本的大量鐵塊，已被製成軍用品用來侵略中國，同時日本也利用這些鐵塊，增加大規模的建築軍艦。

現代化的戰爭機構如果沒有油，那是毫無辦法的。美國在油這方面可說是暗中和日本合作。美國在一九三七年供給日本石油和石油製造品共二七、〇〇〇、〇〇〇桶；一九三八年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桶；在一九三九年又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桶。美國海軍在一九三九年使用軋士林和燃料油九、五三〇，二九五桶，其中三五七、〇〇〇桶是高級試驗的飛機油。日本的海，在實力上既是和美國的相等，吾人很可以下一個斷語：日本海軍在一九三九年所消費的石油，並不比美國海軍的少許多。這樣，日本海軍也許使用了日本在美國所購的石油量三分之一。

關於製造金屬機器的情形，也和油及鐵塊相同。美國在一九四〇年的初期雖然說是禁止製造金屬的機器出口，但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以前的十個月期內，美國輸至日本這種機器，在數量和價值方面，較之一九三九年同期間的超出甚多。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向美國購買的工業機器僅值二、三九二、〇〇〇美元，但及至一九三九年，這個數字突然的增高至二六、八〇〇、〇〇〇了。這種機器對於造船計劃非常重要的。似乎一般人的廣泛的印象，咸認為日本在過去三年間把所獲得的一切機器都貯藏起來，以備緊急之需。但這不過是一種揣測之詞罷了，如果屬實，爲什麼「滿洲國」有無數新設的工廠因爲缺乏機器而停工呢？從別方面來說，日本在中國的淪陷區大規模擴張的工廠，幾乎完全集在主要的軍用品工業。

美國供給日本的戰爭原料，比較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供給者更多。我們要怎樣補救這種現狀——現在還可以補救的——厥在美國停止直接或間接的幫助日本的政策，同時應該以最大的限度援助英勇抗戰的中國。日本的經濟情形已受極度的緊壓，它把國家的收入百分之五十消耗在海陸軍的用途，美國如果採此行動，就可以使日本對內對外的政策完全有新的改變，這對於日本人民有最後的利益，同時對於受日本侵略的犧牲者的利益之大，實在不可估計。

有許多人的印象以爲美國現在實行禁運而打擊日本，其實這祇是一部份是確實的罷了。在不久以前，美國的領出口證制度，直同虛設；而禁運金屬機器尙未有實行；運至日本的軋士林，不見減少，反而增加；日本向美國購買的鐵，較以前更多。日本在一九三九年向美購買的數量，已打破以前的紀錄，但我們再把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十月美國的輸出貨物比較一下，則更可使許多人都看到實際情形是怎樣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

一九四〇年十月

一九五

軋士林……………一四八、〇〇〇桶
 鐵塊和銅塊……………二五七、〇〇〇噸
 鐵和鋼條等……………一、七一五噸
 黑鋼片……………四三噸
 精鍊銅……………一一、一四八噸

六二七、〇〇〇桶
 一四八、〇〇〇噸
 一七、六二三噸
 一、五五四噸
 二七、八一五噸

在一九四〇年八月，美國運至日本的很多種貨品，其數量增加確足驚人，這比較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更多，原因是一九四〇年七月日本以為美國真的要斷絕日本的主要供給品，然而日本在幾個星期後就斷定這不過是美國的虛張聲勢罷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六日美國的運禁行動，是因為三國同盟宣布後的結果，因此美國在十一月運至日本的鐵塊便減至二十五噸。我們希望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的兩次所加上的所有金屬品領出口證的辦法，也能有此同樣的效果。日本業經計劃擴充開鑛和運輸便利，以應付這轉變的形勢。日本此種舉動是否能得成功，確是令人懷疑，因為世界局勢在發展中，日本已決然加入德義軸心，而德國依然繼續其侵略的行動，這顯然使美國改變了以前所取的政策。此種改變的表現，即增加對中國和英國的援助。

以歷史的眼光觀之，世界貿易和海權是不能分離的。假如美國不僅在保護自己的安全，且進而適當地負起未來的艱鉅的責任，美國就應該維持交通線和貿易，美國尤應該擁有阻止極權國家（或諸極權國家聯合起來）企圖獨霸海洋的權力。（高貞白譯）

戰時德國內幕(上)

William L. Shirer

【本文譯自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與二月十日兩期美國「生活」畫報週刊】

空襲在柏林

在德國人方面說，今年冬天已是納粹統治歐洲，或許是將來統治世界戰爭的第八個年頭。這個戰爭其實在希特勒執政的一九三三年就開始了，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才發展成「全面的」戰爭。在納粹統治下的德人，從來不明白「全面的」和平是什麼一回事。世界上怕再也沒有第二個像德國那麼的國家，平時生活與戰時生活根本沒就有多大區別。要是今日德人的態度那麼的冷淡，那是因為八年來低廉工資與長時間的辛苦工作，縮緊肚帶的生活與嚴厲檢查制度，已經使德國大眾對於好消息與壞消息，都不再發生興趣的緣故。

去年六月法國覆敗的時候，在柏林住的外國人，滿料整個德國會捲起一陣自然的歡樂狂潮來的，可是除掉希特勒下令懸旗與教堂鳴鐘以示慶祝，和他本人回到柏林時，受到他生平以來最大的歡迎外，凡有非納粹黨員的德人，很少人顯出什麼熱心來。

在巴黎陷落的那天，作者正在柏林的海倫希（Halensee）河濱。那兒有一千德人的樣子，大部份在堤道上曬着太陽。當天下午二時，德國的廣播雖已報告過巴黎陷落消息，可是使混在他們中間的我感到驚奇的，我竟聽不到他們提起巴黎的事。在午後三時左右，有幾個興奮的販報童子衝到河濱來，大聲

裏着：「號外！號外！巴黎陷落！德軍進城！」可是他們在這個歷史重要階段上銷售掉的報紙，總數祇有三份。

後來還是英國的空襲，才使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間的半戰半和局面改觀過來，使他們感覺到真正戰爭的意味。英機轟炸德國首都，平均一星期雖祇有兩次，可是柏林是十分重視空襲的。

即以我所住的阿特龍 (Adlon) 旅館而論，所有的旅客都受到英機進襲的充分警告。最初是城裏空襲警報叫了起來。然後是管電話的女職員，攪響你房裏的電話機上的電鐘，直到你接電話爲止。最後是一個壯健的茶房站在你的門口，通知你息燈。以後便是希望你到旅館的避彈地窖去，不過這個命令並不是強迫的，幾乎住在這座旅館裏的一切美國旅客——一共幾十個——都寧願躺在牀上，以生命作兒戲。自從戈林正式通告在避彈室裏意外死傷的，方能獲得政府的撫卹金以後，有些人才覺得嚴重起來，遵命走到地下室去。

直到本人離開德國，阿特龍旅館還是屹然無恙的，可說是柏林全市在空襲時期並不強迫你躲進避彈室的唯一地方。柏林其餘的四百五十萬人民，一到空襲警報發出，全得絕對服從一種新的獨裁者的指揮。這個獨裁者不能在這兒用特號標題標出。他的名字不是希特勒，也不是希姆拉，事實上他的名字是數不清的。他們便是屋子裏的門房，一到空襲警報發出，直至解除警報爲止，凡有住在屋子裏的，不論貧富貴賤，都得聽從他們的指揮。門房的獨裁權力，普通從下午九時起，至上午五時爲止。在柏林的許多避彈室裏，他成爲最可憎惡的人物，因爲所有一切管門的，對於這種突然獲得的權力，多半擅自作威作福起來。

在轟炸的最初幾天，許多管門的都有這種怪念頭——科學家就不懂得這是爲了什麼理由——如果你

講話，甚至耳語，便是你消耗了份外的更多的新鮮空氣。他們立刻禁止一切談話。擠緊了坐在一間潮濕而又寒冷的地窖裏，一氣要坐七八個鐘點，祇准呼吸，不准開口講話，連極忍耐的柏林人看來，都是太那個了。等到指揮這許多門房的戈林，聽到無數居民的訴苦以後，現在才算准許說話了。不過現時在避彈室裏吸煙，還是被一切門房禁止的。不過也有幾個，會給你一個眼色，允許你走出防空室來趕快抽一兩口，過一過癮。

大部的柏林人和他們的門房，締結了一種臨時條約，因為門房可以利用許多合法的方法，使你的生活感到十分不便。譬如說，他可以命令誰在解除警報以後留下，打掃這間避彈室與調換新鮮空氣。這絕對不是一件愉快的雜役，特別是在晨間四時光景。在空襲期間有許多對門房不大尊敬的銀行總經理，現在這種卑賤的職役，便派到他們身上來了。

有許多背後議論門房的，在空襲時期，門房有許多方法會特地將他們揀了出來，命令他們在屋頂上或到街心裏去作危險的任務，穆勒樞密顧問官在實業界或許是一個要人，可是他們白天的地位，並不能保護他，他們的門房，可以在幾千尊高射炮猛烈放射，碎片如雨落下的時節，命令他們到屋頂上去撲滅燃燒彈的。

最近戈培爾竭力想增進避難者的幽默感，已允許報紙登載關於地下生活的趣味漫畫，有一幅是描繪一個年青人，在半夜被警報叫起，和一個匆促穿戴的美麗少女，走進避難室時，發現週遭全是他的許多中產階級的隣居的尷尬情形。柏林人士說的一個最好的空襲故事，戈培爾總算沒有禁止。柏林防空總監近來勸告居民晚上八點鐘睡覺，這樣他們可以在尋常轟炸時間開始時，已經有了兩三小時的睡眠。有一部份人接收了這個勸告，另一部份則沒有。照柏林人士說這個故事：「那許多接收這個勸告的，當空襲

警報響了，跑進地下室來時，碰見他們的隣居，都是說一聲「您早」。這便是說他們已經睡過了。另一部份人進來時，還是說「晚上好」，那便是說他們並沒有睡覺，更有一部份人見面時說，「希特勒萬歲！」這便是說他們永遠是睡着的。」

柏林祇有幾所大規模的公眾避彈室，與很少幾所事實上防禦堅固的地窖。大部份的避彈室，離開人行道地面祇三四尺深，和地面平行的避彈室窗子，炸彈和高射炮碎片很容易飛了進來。柏林不像倫敦與巴黎，並沒有充分的沙包保護門窗，抵隔碎片。沙包是用麻做的，德國可就缺乏這樣東西。美國大使館可說是柏林全市中僅有沙袋保護底層窗子的幾座建築物之一。德國建築物，祇有博物館纔有沙包防護。威廉街上各部院的地窖窗子，就都沒有沙包。許多私人屋子簡直連地窖都沒有，住客不是去附近公眾避難室躲避，就得到隣近公共地段的防空壕裏去。

柏林最好的防空室，是屬於希特勒的。許多專家都是那麼相信，他躲在那兒就永遠不會炸死。這是一所深邃的，用許多鋼梁與加强的混凝土的建築物。裏邊還備有獨用的空氣流通機與發電機，有一所私人電影院與放映間。如果英國的炸彈將德國元首的辦公廳炸成粉碎，將他避彈室的一切明顯的出口塞斷，希特勒和他的同僚，祇要從他的避彈室走幾百碼遠，便有無數的地道可以通到外面，仍舊可以安然脫險。希特勒的防空室還備有富麗堂皇的寢室，那是一個重要的設備，因為德國人從空襲所受到的失眠痛苦，實遠較英國炸彈的威脅更大。

希特勒在柏林擁有最堅固完備的防空室，恰巧相反，猶太人的則是最簡單潦草的。許多地方，他們簡直就沒有。如果便利上允許的話，這許多猶太人自己的特殊防空室，常時即在德人躲避的地窖隣近，選用一間小小的樓下房間，作為避難處所。柏林的許多屋子的地窖，祇有一個房間。這是留給德國人的

。猶太人必須在樓下躲難，通常是通到升降機或樓梯門口的大廳裏。要是一個炸彈炸中了屋頂，那兒當然是相當安全的，因為炸彈多半不會直穿到樓下一層來。不過要是一個炸彈掉在外邊的大街上，根據經驗，那却是全所屋子裏最危險的地方。猶太人就躲在這兒，這兒炸彈的震盪力最利害，碎彈片也最多。

英機失去了一個機會

去年秋天，曾有一個時期，許多人都以為英人對到柏林去的外國貴賓，那許多到柏林來接受最近的命令，或是看看可以從希特勒最近的征服上檢取什麼殘屑的歐洲小政客，大可不必客氣。有許多小政客回到他們國內首都，都相信柏林不會遭受到轟炸，（戈林便這樣誇口過一次），這真是最要不得的思想。桑納，弗朗哥將軍怪會獻殷勤的小舅子和西班牙的外長，在訪問柏林後，據說便是帶了這樣一個報告回去的。

那時弗朗哥正在重大的壓迫下，沿着軸心的戰車跳躍着。照我們所知道的，英國那時對西班牙並沒有施用怎樣的壓力。許多聚集在阿特龍旅館的記者，揭露了回到馬德里去的桑納，預備告訴弗朗哥，他在柏林住了十個晚上，連一架英國飛機都沒有見到，英國算是完了，所以現在正是西班牙加入軸心，分得一部份贖品的機會。後來，在桑納離開柏林的前一晚，英國飛機却來了。戈培爾和納粹黨其他的高級人員，當晚正在阿特龍旅館餞別這個西班牙人。最後的幾道食品還沒送上，這次盛筵便不得不提早撤席了，賓主們趕快走進阿特龍旅館裏理髮間隔鄰的寬宏的避彈室去，在那兒直枯坐到上午四時才算解除警報。

莫洛托夫在柏林看到一次空襲

齊亞諾住在阿特龍旅館的時候，也會在理髮間隔隣渡過了一個晚上。以後英國人對德國的上賓似乎特別注意起來，可惜的是，他們還不能時時揀上最好的晚上。當莫洛托夫到訪柏林的第一晚，里賓特洛甫舉行盛大的歡迎，除掉希特勒以外，實際上德國海陸空一切高級將領都到齊了，整個柏林都預料英機一定會光臨的。本人記得那晚威廉街上官員們的跼蹐不安，他們都生怕這樣一個盛大的宴會，會變成爲一個丟臉的失敗，因爲如果英機飛來投彈，他們便得全體鑽進地窖裏去獸着了。英機當晚沒有來，第二晚來了，那時蘇聯大使館正款待着德國要人。英機飛進德境後不久，戈林便立刻接到了消息，所以在柏林的警報發出前半小時，他已經通知許多賓客溜走了。事後據在場者言，莫洛托夫也不得不鑽到地窖裏去，打一個遮蔽燈光的窗子，瞭望着地面上的烟火。因爲那一晚英機奉命不在城市中心投彈，所以在窗口張望也並不怎樣危險。

柏林受到英機轟炸的損害，比較上可說還小。英機從來沒對這城市的心臟，施以集體的攻擊。一個初到柏林的，可以在商業區與住宅區，走上好幾點鐘而不見一所破壞的屋子。或許飛機炸毀的還不到五百所，其中至少有四份之一，在一月之內便修葺完竣，重新住人了。英機轟炸的，大半集中於郊外的工廠。有幾所當然是炸中了，不過除掉兩三所小工廠以外，照我們知道的，沒一所是受到嚴重損害的。在柏林西北角上的西門子大發電廠，再加上附近的亨格爾與亨哲爾（Heinkel and Henschel）飛機工廠，這座城池最重要的目標，也是英機一再想炸中的地方。有幾晚炸彈的確擲中了，這兒毀壞一部機器，那兒毀壞一所貯藏室。不過它們軍火生產力量，是否每天會減低百份之五以上，還是頗成疑問的。當我後

來駕車在它周圍馳過時，它的龐大的機械，還是照樣怒吼着，從外邊看去，絲毫都看不出有什麼破壞的形跡。自從十一月中旬英機集中轟炸愛森大克虜伯廠以後，我便沒有再去過。不過照一個我所信賴的美國記者報導，他在事後看到，並且老大為英機破壞程度之細小而感到驚訝。克虜伯工廠，加上它的許多露天的熔爐，論理，即使是晚上，駕駛員都十分容易找出目標來的，英機居然不能加以鉅大的損害，這真使一般住在柏林的觀察者為之錯愕不止。

照作者所知，英機從沒有在任何德國城市的住宅區域或商業區域，施行過一次「恐怖的」攻擊，水泥廠醫院從沒有炸中，英機有時炸中的祇是附近的鐵道或車站。漢堡的大海港工事與船塢是炸中了，可是損害的程度並不利害，當我去秋到那兒的時節，這個德國的第二個最大城市，實際上並沒受到什麼損害。德國中部受到英機嚴重轟炸的，或許要論到慕尼黑那個城市。那兒的損害大部是十一月八日晚上——希特勒在魯溫勃羅啤酒酒店地下室，舉行他的一九二三年政變的週年紀念演說後不久所造成。就是這一次，英機都沒有炸中啤酒酒店的大廳。炸毀的祇是城市中心的火車站與電氣火車集合場而已。附近的幾所建築物也連帶炸毀了。

實業家到柏林來睡覺

德國在空襲時間，鉅量工作時間的損失，與工人因缺乏睡眠而引起的效率減退，實比轟炸所受的損失更大。德國製造軍火的熟練工人，早就做着不可信的長時間工作。在戰爭初起時，某幾部門已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星期七天的工作。這一措施，證明在工人的健康、士氣與效率上，都是十分有害，所以工作時間近來已多少減少了一些。不過德國工廠裏的工人，現在平均還是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十小時

。由於空襲而發生的缺乏睡眠，也祇有增加工作的疲乏而已。

我們如果從每半個月的週尾到柏林來休息一下的許多實業家來說，睡眠問題還影響到管理問題。柏林旅館裏的房門把手上，每個星期六下午，便看到貼上「請勿驚擾」的字樣。從雙重的房門裏，常常可以聽到幾個萊茵區域來的疲倦的大企業家的酣睡的鼾呼。德國的工人可就沒有那種享受。

我在十二月中離開柏林的時候，柏林中心的波達梅（Potsdamer）車站或安哈志（Anhalter）車站，從沒有給英機炸中過。可是在英機沒有飛來的時候，却發生了一次秘密的爆炸與大火，將安哈志車站毀壞了一部份。柏林某幾部份的破毀，當然也可以逃過美國通訊處的眼睛。當轟炸初期，我們常常被帶到據說轟炸最慘烈的地點視察。以後英機不時光臨，這種視察旅行便禁止了。美國在柏林的記者，凡有發出的空襲詳情報告，都得包括最高統帥部或宣傳部的官方報告。這許多常是虛偽的。有幾次當我個人聽到英國轟炸機在頭上飛過，看到城區的高射炮火濺放一陣，結果，到了第二天，官方的報告，竟稱英機沒有衝入市區。

爲什麼柏林沒有受到重大的損害呢？這是因爲攻襲的英機數目太少，所載的炸彈量太輕，不足造成德機在倫敦所造成的破壞程度。關於參加轟炸柏林英機的數目，許多中立國家的航空武官的估計，都是言人人殊的。不過最可靠的意見，一夜最多是卅架，平均是十五架。天氣晴朗的晚上，英機飛至德國的，大概是六十架至八十架之譜。英機飛至柏林的長距離機，大概是威靈吞式與白朗哈姆式（Blenheim），不過曾有一晚，打落一架洛克希式美機來。在柏林擊落第一架美製飛機的消息，在德國是被禁止發表的，美國的通訊員也不准將是項消息發出。

德機使用重量炸彈轟炸倫敦，而英機在柏林祇投輕量炸彈的理由，祇是簡單的數學問題。德國轟炸

機飛至英國首都，來回祇有三百英里。這樣短短的航程，無須消費多少汽油，而它們可以載上五百磅，一千磅甚至二千磅炸彈。英國飛至柏林的轟炸機，來回的途程，則在一千一百英里。它們大多祇能載上一百磅炸彈，近來則似已增至二百五十磅。其餘的載重量——載重量的大部份——則是汽油與石油。美製的飛行堡壘可以裝載巨量的毀滅的炸彈，安然的來去柏林，不過直到現在，柏林還沒有見到那種飛機。英國的飛行員，可說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只有短促的交手時間——十五至二十分鐘——來找尋目標，然後趕忙飛回英國。他們是用按停鏢來計算時間的，因為如果他們多待上一會，他們便有不能飛回本國的危險。在柏林有許多人就知道——在我離開以前，從英國方面也證實了——有幾架就沒有飛回去，他們在離開英國海岸的幾英里地方，因為燃料告罄，不得不迫降下來。

戲院劇場 戰時景氣

柏林雖擁有歐陸最多的高射炮，可是至今並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柏林人看到幾百道探照燈照射，依舊找不出頭頂上嗡嗡作響，比一黑點大不了多少的飛機來而惶恐着。經過半年的經驗，他們才不得不承認，對付夜間轟炸至今還沒有新辦法。戈林曾經向他們保證，柏林沒有被轟炸的危險，在第一次轟炸以前，他們竟天真地相信他的話。柏林不像倫敦，並沒有阻塞氣球，要是天氣好，英國飛來的飛機，有時簡直掠得很低。

不過柏林的生活並不限於避彈室。納粹黨人爲了鼓勵士氣起見，也兼顧到戰時生活的輕鬆方面。那便是到戲院去。在和平時期，戲院便從沒有這樣景氣過。每家戲院都是滿座。有許多戲院在一星期前票子便賣完了。如果你要在國家歌劇院佔得一個座位，你得在兩個禮拜前定座。那許多御用納粹作家所編寫的劇本，簡直沒有一看的價值的，不過劇院經理會將哥德，席勒，莫里哀，加爾得倫，易卜生與契訶

夫的古典作品，輪流的搬演出來。最賣座的，還是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與蕭伯納——的作品。當作者離開柏林以前，幾乎蕭伯納所寫的東西，全部搬了出來。在德國進侵西線的前夕，墨索里尼編寫的一齣「百日」曾在國家戲院上演，直使觀眾厭煩死了。戈林當時也到場，不過在幾小時以後，便從包廂趕回空軍總司令部，指揮發動他的大規模空襲戰爭。（未完·唐錫如譯）

國際通訊價目表

零售每份港幣五分

半年預定港幣一元

全年預定港幣二元

預定處：香港郵箱九百號
零售處：香港各大書店

國際通訊每期寄費表

地名	平信	航空
國內	二分	七分
南洋英屬	一角五分	一元一角五分
南洋非英屬	二角五分	一元一角五分
歐洲	二角五分	一元二角
美洲	二角五分	三元五角